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群众出版社

默 约

(日)北方谦三 / 著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默
约

群众出版社



默 约

(日)北方谦三 著
宋金玉 张吉生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默约/(日)北方谦三著;宋金玉,张吉生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224-9

I. 默… II. ①北…②宋…③张… III. 长篇小说: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501 号

版式设计:连生

默 约

(日)北方谦三著 宋金玉 张吉生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57千字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2224-9/I·902 定价:15.00元

印数:0001-5000册

内容简介

流落到 N 市的医生樱内某日半夜为一个敲门求治的刀伤患者进行了治疗，不想却为此惹上了麻烦。接下来便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刀伤、枪伤患者，樱内瞒着警方一一进行了手术。可他没想到的是，他竟不得不自己给自己的左腿做手术以取出子弹，因为他也遭到了袭击。所幸的是，川中和藤木几次把他从险境中救了出来，他也在搞清这一混乱局面之背景的过程中逐渐喜欢上了这些所谓的怪人和这个不平静的小镇。然而，就在他认为混乱已随着幕后指使者的死亡而结束之时，藤木却最终丧命于一把匕首之下。

目录

- 一 外科医生 (1)
- 二 夜 (9)
- 三 海 (18)
- 四 手术 (27)
- 五 假日 (36)
- 六 囚禁 (44)
- 七 女人 (55)
- 八 男女关系 (63)
- 九 画家 (71)
- 十 口哨 (81)
- 十一 镇痛片 (90)
- 十二 山庄 (98)
- 十三 烟斗 (108)
- 十四 酒家 (116)
- 十五 过去 (126)
- 十六 男人和女人 (135)

默 约

十七	武士	(144)
十八	梦	(154)
十九	尸体	(163)
二十	咖啡	(172)
二十一	丧服	(180)
二十二	荞麦面条	(189)
二十三	打火机	(198)
二十四	悬崖	(206)
二十五	疼痛	(215)
二十六	开肠破肚	(224)
二十七	匕首	(232)
二十八	神经官能症	(241)
二十九	大海	(253)
三十	忏悔	(260)
三十一	安魂曲	(271)
三十二	给死者	(279)

一 外科医生

他的模样很普通。

额头两侧的发际大大后缩，留背头倒是满合适。与他的发型相比，他的实际年龄好像并不那么大。

充其量有四十岁吧，也就是这个数。

“请不要以为我是在威胁您。”

“怎么会呢？毫无理由嘛。”

“是吧。”

他笑了。

“不错，我这儿确实有过一位名叫寺岛悟的患者。病历卡不在这儿，所以无法准确地告诉你。不过我记得他是被当作自杀未遂的病人送到我这儿来的。脖子上有刀伤，对，还有手腕儿。”

他说的那个寺岛死了，但那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当时，由于这儿没有住院条件，所以手术处理之后就转送到市立医院去了。而寺岛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需要做紧急手术。

“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需要理由啊。”

“为什么?”

“这关系到患者的隐私。医生有义务为患者保守秘密。”

“是不是指患有癌症的病人，只通知他的家属什么的?”

其实医生除了有保密义务还有报警义务，尤其是遇到可能牵连到刑事案件的患者，医生有义务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除此而外，关于传染病之类的疫情，也必须报告。

“我长期居住在台湾，回国不过一星期左右。寺岛是我的老朋友。”

“我给他进行了紧急手术处置，然后转送到市立医院，仅此而已。至于处置的具体内容，如果你想听，我当然也可以详细地告诉你。不过可都是些专业方面的东西。”

“我只想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比如他是不是害怕什么，有没有狂躁，此外他说没说过他担心些什么。”

“医生是不会问那种问题的。尤其是对于外伤病人，医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冷静地判断对方的伤势。”

“那你总有耳朵吧。”

“他喊过疼。”

来人再次冷冷一笑。

我点上烟。

寺岛是直接找到我的公寓来的。他很冷静。脖子和手腕上的止血处置都是他自己动手干的。我开业的诊所位于百货大楼后面的二楼。从公寓计算，不过只有五分钟的车程。我检查了一下，看来没有必要重新处置，于是我就用我的车直接把他带到了诊所。

“所谓自杀未遂，是您自己认为的吗？”

“是他自己讲的。伤口也像。尤其是手腕上的伤，几乎可以致命。”

“半夜一点钟您还会在医院？”

“偶尔会的。”

他出口长气。我掐灭了烟。我吸烟始于两年前。烟在医生们中间可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东西。

“碰巧你在诊所，而且尽管伤势严重，可还是自行做了处置，然后转送到大医院。是这个意思吗？”

“一般情况应该报告过警察。警方不也认定为自杀未遂吗？”

“那不是你叫他那么说的吗？”

“我为什么要那么干？医生的职责仅仅是疗伤。”

“出国时间太久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浦岛太郎，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了。”

“企图自杀的人的心情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即便是他本人，一旦冷静下来，恐怕也理解不了。”

“寺岛为什么会找到您这儿呢？”

“可能是因为他住在附近吧。”

“是诊所附近还是这儿附近？”

我没有回答。我明白了。他肯定是掌握了某些线索才这么说的，只是还没有掌握任何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您在这儿开业行医有一年了吧？”

“一年零一个月。”

“为什么要在这儿呢？”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寺岛在大医院只住了两天就出了院。是市立医院。主治大夫我也见过了。据他说，手腕部的处置相当出色。横行的刀口相当深，血管和筋全部断了。据说你又纵向拉开切口，全都给接得好好的了。他感受颇深地说，怎么也不像是一个人单独能够完成的。”

“对于腕部我还是有一定自信的。”

“他说，假如遇上一般的医生，至多能保住性命，右手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当他提到右手时，我觉得他的声音似乎一下子低沉了许多。

寺岛并不是左撇子。假如是他自己用刀割腕，自然该用右手拿刀，所以右手腕上的伤，如果说是

自杀，未免牵强。而他在医院里应该说过是左撇子的。

“您就不必说这说那了吧。我只想知道实情。”

“我全都告诉你了呀。”

他点了两下头。不过不像是认可性的点头。

“他被人杀了，就在三天前。从手术时算起，大约过了有一个月吧。”

他起身向我告辞。

我并没站起来送他出门。我住的是一处眼下流行的单居室公寓，只有二十平米。即使我坐着不动，也能目送他出门。

他走了之后我才站起来倒了杯威士忌。

寺岛的伤显然是被别人砍的。右手腕的伤是被按在那儿砍的，而且使用的并不是什么剃刀，而是匕首之类的厚刃刀。至于脖子上的刀伤，只能认为是在彼此打斗过程中留下的。刀口虽然从颈动脉前面一直延伸到喉结，但伤口本身很浅。警方好像认为因割腕未死，精神错乱之下又抹了脖子。

不算什么大事，只作为一起自杀未遂案了结了。

我打开电视机，那里面正在放映一部外国片。好像是很久以前译制的，日语对白与口形常常对不上。电话铃响了。

我扫了一眼表：晚上九点四十分。我觉得自己喝多了，与此同时我也拿起了电话。

默 约

“大夫，受伤了！”

“什么地方？”

“肚子上。给捅了一刀。”

“今天晚上可不成。”

“为什么？”

“我喝了酒，现在已经晕头转向了。”

“我这个人不问先生醉与不醉，只要你能给治伤就行啊。”

“人一醉，手就不听使唤。我可不想叫你将来抓住这个理由来威胁我。尤其是肚子，更是个微妙的地方。”

“除了找您，我也没别的办法呀！”

“酒后手术是被禁止的。再说这个镇上光急诊医院就有好几家呢。”

“我当然知道。别再让我说什么了吧。我可以出五十万。”

“假如你因此而死了呢？”

“那只能怪我不走运。”

面对五十万这么一笔钱，我有点动心。扣除一切开支，我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勉强五十万。

“你能给我签字吗？”

“如果有必要的话。”

“伤势怎么样？”

对方开始介绍。受伤的很可能是他的同伙。仅就他电话里所说，也并不是什么大伤，只不过因为

伤在肚子上，非常惊慌罢了。

“三十分钟后，诊所见。在此之前绝对不要有任何剧烈活动！”

“能为我们保密吗？”

“不明白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儿——”

“医生的唯一职责就是疗伤，此外一概不过问。”

“钱我可以当场支付。”

电话挂了。

我并没有马上着手准备出门，而是又倒了一杯威士忌，小口小口地品尝起来。虽说是出诊，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东西。

我站在窗前朝街上望去。这儿是四楼，也看不多么远。可是在一年之前，能租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已经是勉为其难了。

我是从东京流落到此地的。这种意识永远无法消失。医生里面也有流浪汉这种人的。说不定哪一天，我又会从这儿消失，流落到别处去。只能说眼下对这儿还没有什么反感。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残酒。

早在东京时期，我就开始治疗无法受到正常治疗的伤员。这种伤员并非一个接一个地被抬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小镇还算是平静的地方。我的收入也因此而勉强能得到保障。

默 约

有时我也想，我的行医执照没有被吊销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如果丢了执照，我也许会无照行医，但也许早就对行医丧失了信心而改行干起别的什么工作了。

看看表，只过了十五分钟。余下的时间还足够再喝一杯的。

二 夜

近来我经常光顾日吉町的“麻见”酒吧。这家酒吧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一名调酒师、女老板明子以及女招待夏子。因为装了卡拉OK，有的晚上还非常热闹。我大多是在晚上十一点钟之后才到那儿，一般已相当醉了。

明子朝着坐在柜台前巴凳上的我的后背说道：“真稀罕哪，今儿晚上没醉。”

“这不是正在喝嘛。”

我边说边用目光寻找夏子。车厢席那头儿有一群中年人，其中还有女人。他们正在乱哄哄地唱卡拉OK。只有这一伙客人。

“来杯火鸡加冰威士忌。”

不等我点酒，调酒师早把火鸡酒瓶拿在手中。

“刚做过手术吧？”

“你怎么知道？”

“我闻到一股子血腥气呗。”

我回头一看，明子正冲着我大笑。

默 约

“开个玩笑嘛。也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事儿。我只不过从你的脸上感觉出你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放松。”

明子是个三十开外的女人，曾经离过两次婚，跟客人们上床也很随便，跟我也曾有过一次。她是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每当我把脸埋到她胸部的两个巨大隆起之间时，就会觉得口与鼻子全都被堵塞，使人喘不上气来。

她的心眼儿很好，所以虽说客人并不少，可她似乎并没有赚到很多钱。好像只要能收回账单上的一半款，她就会感激不尽。至于收取余下的另一半款，那就是调酒师的事了。

搞不清明子与调酒师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家非常便宜的酒吧，跟这个镇子倒是很般配，经常能看到一些露着满口金牙，陶醉在自己歌声中的中年妇女们。

对于酒吧来说，我应该算是个好主顾。一来野火鸡威士忌是这儿最贵的酒，二来我向来都是现金付账。正因为如此，我能从明子身上感觉到，只要我提出，她肯定会跟我睡。

“夏子今天休息。”

“是吗？”

“这也是开玩笑。她出去送客人了，说不定客人正请她在附近的酒馆里喝一杯呢。”

我把“火鸡”送到嘴里。冰块儿在酒杯中发出

咯啦咯啦的声响。

门开了，但进来的并不是夏子。

“大夫，原来您在这儿喝酒呀。”

他坐到我旁边。

“真够能缠的。”

“我只是偶然来这儿啊。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没有熟悉的酒吧可去。不过对于我来说，日本的任何地方都不熟悉。”

他看了看我的酒杯，对调酒师说来杯同样的。

我点了支烟。他若无其事地用手挥去飘到他身边的烟雾。

“我叫高村。”

“你刚才说你是寺岛的朋友，说想搞清他的伤情，所以我才让你进了屋。”

“对啊。”

“那么你现在又是什么人呢？”

“什么意思？”

“你是警察。我猜错了吗？”

“说哪儿去了。我确实是寺岛的朋友，名叫高村。”

“为什么要自报姓名呢？”

“因为咱们是第二次见面呀。也就是说，可以算是熟人了吧。说句老实话，我觉得你最好不知道我的姓名，所以第一次见面时也没有告诉您。”

高村只是摇晃着手中的酒杯，让杯中的冰块儿